

一本感动中国的杂志

DECRYPT

Duzhe 解密

这本书将告诉你，一本由两个理科生在中国西北角创办的杂志，如何历经风雨成为发行量近千万、出版四个不同版本、年收入过亿元杂志的传奇史。首度权威诠释与美国《读者文摘》官司内幕，胡耀邦批示肃清《读者》精神污染事件，三次遭遇停刊的政治事故，《读者》杂志如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、最大发行量杂志的传奇故事。

1981-2008 读者

他们用持久、人性的东西
打败了时尚、热点的东西

师永刚 著

华夏出版社

一本感动中国的杂志

DECRYPT

Duzhe

解密

1981-2008

读者

师永刚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密《读者》/师永刚著;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6
ISBN 978-7-5080-4773-7

I.解… II.师… III.期刊—出版工作—研究—中国 IV.G23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0244 号

本书所引述文章与图片均由《读者》杂志社提供

出品策划:

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a bookstore.com>

解密《读者》

——一本感动中国的杂志

著 者: 师永刚

责任编辑: 张 华

美术编辑: 兰 馨

整体设计: 海 洋 苗 洁

设计制作: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总 经 销: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 开 787mm×1092mm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31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0-4773-7

定 价: 4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师永刚：《世纪华人画传丛书》的策划与发起者，其策划编著的《切·格瓦拉语录》、《宋美龄画传》、《蒋介石图传》、《邓丽君画传》、《切·格瓦拉画传》、《三毛私家相册》、《邓丽君私家相册》、《雷锋1940—1962》、《红军1934—1936》等在中国掀起画传热潮，发行总量上百万套。他研究凤凰卫视的专著《解密凤凰》成为媒体焦点。曾出版《天苍茫》、《西北望》等数部长篇小说。其中《天苍茫》被改编成19集电视连续剧《最后的骑兵》在央视播出。另有长篇小说《迷失的兵城》即将改为电影。2008年获聘为南京大学等数所高校的客座教授。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。

本书策划 益琳福
责任编辑 张 华
美术编辑 兰 馨
整体设计 海 洋 苗 洁

有人如此说，男人多喜金庸，女人多爱琼瑶，而男人女人都喜爱《读者》。《读者》被誉为“观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文化生活的最好窗口”。它创办27年来，长盛不衰，在许多读者心目中，是一个无法言明的谜。《读者》究竟是本什么样的杂志？作者历时8年，遍访其广大读者群体，角度多元，深入揭示了这本发行量超千万册的杂志成功的真相与秘密。全书激情淋漓，笔法灵动，翔实的记录充满了诗质——《读者》的读者何妨来解密《读者》。



杂志有生以来便代表一种智慧的活动。杂志的作用，是从旧材料中编织新的故事，配合时代的潮流改写历史及传记，伸张已经被人遗忘的真理；使健康的知识更能适合人的口味，化玄奥的科学为应用的知识，向世界上黑暗的角落，以及人类文化教育的若干隐处，投以搜寻的光亮，发起新的运动导引旧的运动，高掀警铃使酣睡中的人们自梦中惊醒，扭转那些向后张望的头颅，使它目向前方……

美国《独立周刊》创刊词



杂志是集体的力量，伟大的编辑总是隐于其中，每一本杂志的气质里，融合着的是，众人灵魂集合时统一的发声。有的正确，有的正在努力正确。但一本杂志只要存在，那么就是正确的。尤其它若还能存在10年，20年，甚至30年，或者100年，这就是成功。编辑的纪念碑竖在创意与创造的中间。

美国《纽约客》发刊词

序一

杂志传

贾平凹


世上有为某一人物作传的书，也有为某一事件作传的书，但为一本杂志所作的传记却是罕见的。当师永刚先生将厚厚的一册书稿寄来嘱写几句话时，我着实吃了一惊，遂欣然命笔。我说，27年里有《读者》是时代的一桩幸事，完成了《解密〈读者〉》又是读者的一桩幸事了。

我是《读者》的读者，从创刊到今日，热爱不减。我本人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，甚至创办和主持过一份报纸和一份杂志。我深知当编辑的辛苦，深知让一本杂志产生影响和继续扩大影响是多么的不容易。作为一本文摘杂志，又是出现在中国

西北的边城，见证和参与了一个时代，影响了广大人群的生活，《读者》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。《读者》的成功，作为同是办刊物的我们那一帮人，尤其是我，研究过，借鉴过，而最后感叹了，无奈了，自愧不如。

师永刚是有心计的，他记录和评述着《读者》，何尝不是记录和评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呢？这样的书，一般说来是容易枯燥的，但《解密〈读者〉》激情淋漓，笔法灵动，翔实的记录中充满了诗质。如果是这么一本有情有致的书，已经够我们享受阅读的欢乐了，但作者仍要透过种种现象分析提示许多社会问题，理顺更多的文化心态，诗人原来是哲人，这又使我们不得不庄重，变得智慧起来。

感谢上苍，日子虽然难过，过着却也充实。



序二

十五年的 开头与结尾

余秋雨

刚刚从欧洲考察了近百座城市回来，满脑子山重水叠，不想动笔，连沿途写的一些札记也仍然塞在旅行箱里没去整理。突然有一位以前不认识的青年作者要为他的新著写一篇序言，这样的事我近年来已经不做了，正待婉言谢绝，耳边又传来半句，他说那书专写甘肃的那本杂志《读者》……

“你写《读者》？”我追问了一声，便立即答应了。怎么偏偏在我结束旅程的时候又是它呢？这位叫师永刚的青年作者究竟

是谁派来的呢？

15年前，在我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也曾遇到过它。那时我正经历着一场思维危机，突然对一整套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，随之也对自己已出版的几部史论著作不满意起来。我决心重新开启感觉系统，去感受文化的真实体温，而不再仅仅做观念和史料的拼接游戏。于是，不带一本书来到青海和甘肃，直接去面对黄土高原的沙谷焦岩、废城枯河。这些伟大而悲怆的伤痕瘢痕，全然无法在书斋中想象。但是，一次次惊骇终于积累成了迷失，历史变得那么狰狞繁复，个人变得那么孤独无助，我将如何来继续计划中的旅行？至此才稍稍明白，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在辽阔的文化领域急忙筑起概念的栅栏、书本的围墙、集体的方阵？至少一半是为了躲避这种狰狞和孤独。我不想刚刚起步就撤回，因此在兰州城一处清冷简陋的角落里夜夜苦思，天天徘徊。
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在兰州的书摊上买到了这本杂志，当时还叫《读者文摘》。读完一本，再去搜寻以前各期，才知道它在当时就已经非常畅销。

按照往常的阅读习惯，我也许会觉得它过于清浅甜美，不够厚重辛辣。但是为什么，我一次次把它放下又一次次把它捡起？

它的大多数篇目，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；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掺杂质，因此可以一篇篇、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，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；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、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，而是平民百姓，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、诉苦者或抗击者，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；点燃者和被点燃者完全平等，不分界限，因此

点燃和被点燃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寻常行为……

这些特征现在看起来可能并不稀奇，但在当时中国的阅读领域却还颇为罕见。那是一个驱逐灾难、评判历史、谋求改革的年代，一切声音都响亮而决断，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头晕，而它则在遥远的角落温和地表明，社会改革的基座是广大普通人的心态和生态。这种主张使广大普通人有事可干了，不再只是抬头观望、企盼、抱怨，而可以低下头来在自身和周围发掘美好、营造和谐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正是这本杂志能达到那么高的发行量的根本原因，它使原本在精神上无为的人群变得有为。

社会上当然还有大量比《读者》更深更高的课题需要一批专家静心研究，但我一直怀疑其中有一部分是打扮起来的架势，故意把简单的问题缠成了复杂。许多看起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用最简明的逻辑一看便洞若观火，大量盘旋曲折的恩怨是非只须稍稍比较一下人品细节就一清二楚。因此，《读者》式的视角有自己独特的力度。

在兰州的居所里我边翻阅这本杂志边想，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，我因摆脱了原先的书本而全然迷失，却也可能凭着寻常情理重新找到线索。以人性、人道、善良、美好为基本标尺，再坎坷狰狞的历史也可能被读解。于是，我有了继续旅行的信心。

更让我兴奋的是，我在这里又找到了一条摆脱孤独的道路。既然我今后要把持的是寻常情理，那么也就可能一路与很多普通读者谈心，《读者》所摘录的中外文章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范例。

于是，就在兰州旅舍的木桌上，我写下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“行走文学”的最初几篇文章。写完一篇就去找邮筒，寄给《收获》，随写随寄是为了不使写作堆积成负担。那时我已经

明白行走是我的宿命，而吐露行走的感受则是一种愉快。只是感受，不是结论，而且是能够与普通读者交流的感受，这便是当年的《读者》给我的启发，尽管我后来在旅途中所遇到的考察对象是那么艰涩又那么庞大。

我行走的路程越来越长，原以为走一圈能找到一些答案，谁知更多的找到的却是问题，于是必须再走下一圈。一圈圈扩大开去，最后只能从中华文明走到其他早已衰落的人类古文明，以及另一支存活下来的文明即欧洲文明。这样的漫漫长途，当然再也读不到《读者》杂志，但每次回国都还与它有点关系，因为几乎每次回国都会遇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人生磨难。每当惊诧莫名、怒火中烧的时刻，总会有一个温和的精神天地静静地出现在眼前。这倒未必专指《读者》，而是一种包括它在内的气质性、思路性存在，好像有很多声音，讨论着我的遭遇，善良而又智慧。至于讨论的结论，一切进入过这个天地的人都能推测。就在这许多遭遇中的一次正巧发生的时候，收到了《读者》编辑部写来的一封信，要我对他们的杂志作些评判，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拿起笔来写道：

从80年代到90年代，社会转型剧烈，人心激动而浮躁。居然有一群书生，日日夜夜收集着海内外点点滴滴的精神甘露，月复一月、日复一日地广洒九州，洒向时代、社会和人心的干裂处，其功其德，难以估量。

这件事发生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游的岸边，使人们重睹民族精神版图的早期平衡，不禁对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重新打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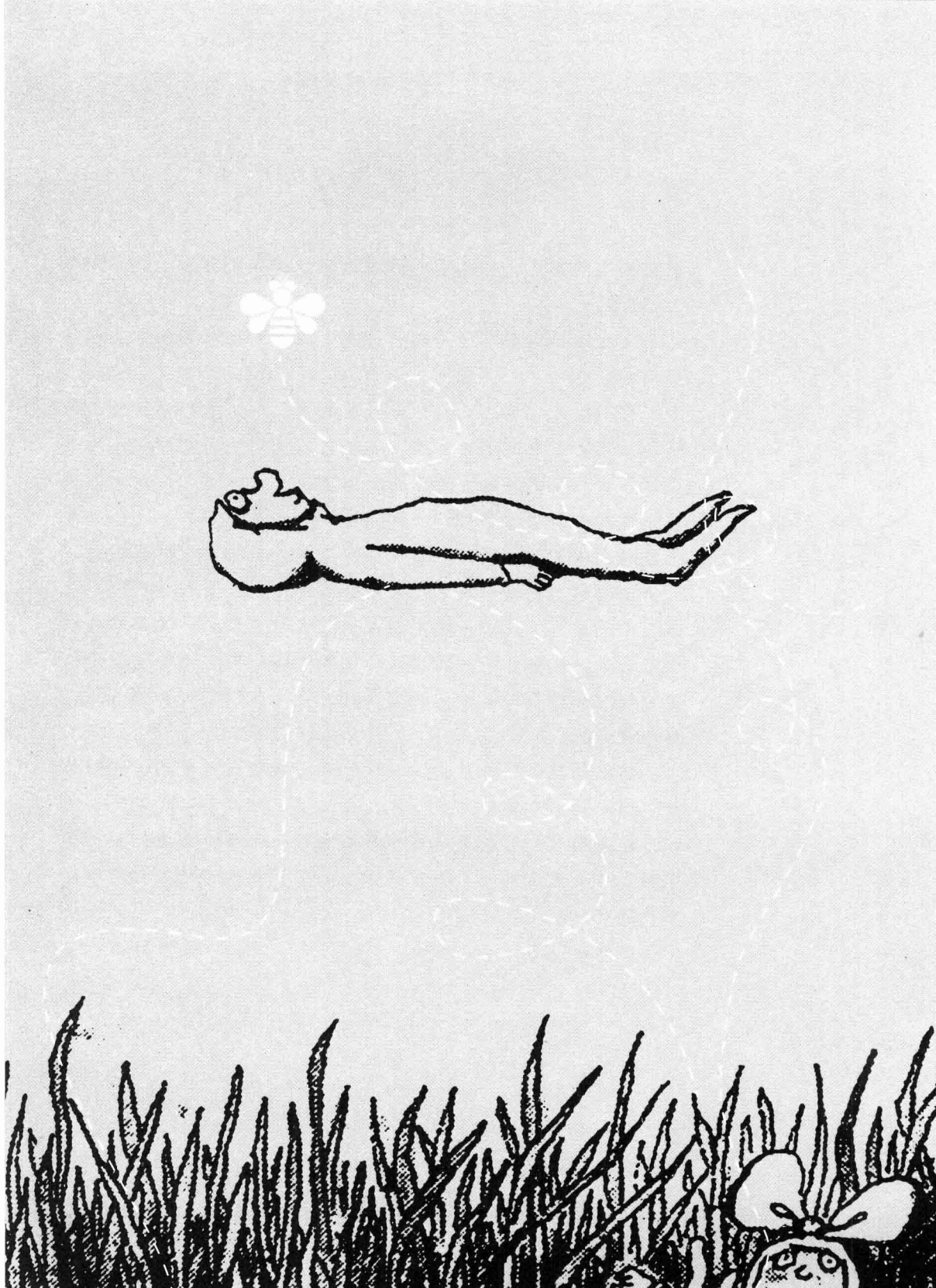
这后半段话，表述了我对自己旅行出发地的一种特殊感受。我这次旅行历时15年，终点是北极圈。我站在冰天雪地中朝南长叹一声：终于走完了。从北极圈南下到赫尔辛基，然后在那

里搭乘飞机回国，岂料那么快就遇到这个年轻作者，开口便是《读者》……

我立即答应写序言是因为大吃一惊，怎么15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它！

师永刚为《读者》写传记很有意义。一本发行量如此大的杂志出现在社会转型的时代，其实已成为历史的缩影，不知负载过多少人生的冷暖。师永刚把编辑部作为主要采访对象，写出了这样一群创业者如何在艰难中不断作出有见识的选择，最终创造出中国最高发行量这个奇迹来的。我读下来的感受是：读者不可欺，创造一时的发行量奇迹并不难，要长期创造则必然有深刻的人文原因。历届编辑人员忙忙碌碌，其实都在延续和修订着一种魅力长久的道义原则和美学原则。这本登上发行量巅峰的刊物历来很少做外部传扬，此中包含着一种令人深长思之的必然。

然而我们都承认，这种成功又与特定时空中的读者群体有关。是读者和编辑人员一起，创造了“《读者》传奇”。因此，这本传记如有续篇，应该仔细地写一写各类读者。我且先把自己作为读者的一个例证提供出来，不知这样的素材能不能算作序言？



序三

胡亚权

办期刊是一种智慧的活动，大到纵横捭阖，小到细微末节，明处须直面公众，暗处应精心策划，朝前要展望未来，朝后要洞悉历史，缺乏智慧怎么能行？

办刊又是一种冒险。冒险的乐趣在于永无止境，每天都做着明天的事，面临数不清的问题和挑战，仅从大把问题堆里理出其至要者，并机敏地处理好，已属不易。列宁说过，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，要比十个聪明人提出的还要多。你首先得试着当傻瓜，然后再练就一身解决难题的本事。慢慢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：提出问题不算本事，解决问题才算本事，漂亮地解决问

题那算是真本事。好在，经验是在痛苦中被记住的。我们摸爬滚打已有二十余年，最有效的经验可称之为收获，收获以外的经验只能算作教训，而教训的价值是很卑微的，所以宁可把经验二字换成体验来说，更显得自然和贴切些。所谓经验往往是不可学的，要靠自己去创造；体验可以说是脚和鞋子的关系，只有自己知道合适不合适。

办刊也可算是一种游戏，一旦你制定了游戏的规则，你就得玩下去，输赢在所不惜。胜面大一些，表示你技艺还行，或曰运气颇好。但是切记，你不得随意改变规则，否则你将玩完。因为历史将忠实地记下你的胜率和败绩，且毫不留情。写到这里想到一位旅美华人画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：美是一种过程。很久以后我才琢磨出这句话的含义。我们所做的事，一旦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，那么，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美。这种美包含了所耗费的神智，所经历的痛苦、辛劳、鲜为人知的所有不安和期盼，以及成功后的百感交集。这样，便产生了所谓的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历史只是过程的再现。

换言之，历史终归是过去，不可能是面对未来的灵丹妙药，所以我们仍在 learning 着，探索着，进取着，收获着，扬弃着，永无休止。

我接触过的作家、记者和朋友们，对我这类人常有一比。有人比作儒家，又说不像；好几个比作道家，有庄子倾向，也觉不妥；只有一位将我们比作堂吉诃德，我比较认同。因为我们的所有行动和作为，在许多人看来是不现实的，充其量只是一种善良的冒险。塞万提斯在400年前写这本书并塑造这位人物时不知作何想，但我认为，那位中世纪骑士的思维方式之纯真善良和行为的执著与认真，是人类在欢笑之余可以无尽地去

汲取的。妙就妙在，在那本巨著里，理想是现实的，而现实却是理想的。堂吉诃德永远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。《读者》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的过程，使我们想到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，合理的就是存在的。《读者》从存在的合理，到合理的存在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路。《读者》在改革开放之初诞生，生逢其时；《读者》吸引千万读者认同，喜逢挚友；《读者》还以自己固有的气质成长着，性格鲜明。这三点，可视为《读者》取得成功的根本理由。

在一篇回顾《读者》的文章中，我曾这样说过：

编辑部从来没有把《读者》当作48页印刷纸去看待，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“人”去培养。我们把《读者》人格化，努力使她有思想、有追求、有风骨、有情致、有志趣、有格调、有性格、有风韵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自己的幸福家园，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。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。

作者曾有意把本书取名《公民〈读者〉》，并试图解读她，说明他赞同这一观点。《读者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。她主张多元文化的共存。在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线的前提下，又力图把中华文化置入世界文化的大构架中。她恪守了中国风格，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包容和吸纳的态度，不妄自尊大。在多元文化中，《读者》还强调文化的综合性，设法在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人文、科普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，体现文化的文明本质以及它的地域性、民族性、互补性、交叉性、传承性和永恒性。《读者》还试图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打通一条管道，弥合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。

《读者》的精髓在哪里？首先，《读者》是人性的。《读